

《周礼》郑注“若今”例研究

张鹏飞

摘要: 郑玄《周礼注》大量运用“若今”例,解说自周至汉发生了变迁的典制、名物、风俗、事类等。在“以今释古”方法论下,“若今”例有效地廓清了概念古今名实的变迁、被释语与释语间前后不一致、古今不对等的逻辑对应关系等问题,蔓成了一种具体的训诂方法——比况例释法。

关键词: 《周礼》注;“若今”例;训诂方法

中图分类号: K224.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3-0095-04

《周礼》被公认为中国文官制度设官分职的滥觞。研究中国上古社会职官体系、礼制文化不得不读《周礼》,而研读《周礼》不得不读郑玄《周礼注》。

解读《周礼》,对读郑注,发现郑注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随处可见用“若今”例去解释经书文字,具体地说就是用汉制比况举例解说《周礼》制度、风俗、事类、名物等。贾公彦每遇此则疏解说:“……故举汉法以况之……”况:比拟,比方。赵振铎先生、吴孟复先生等谓之“以今释古”,^①赵先生在其《训诂学史略》第四章第三节“以今释古”下例析了“若今”例。窃以为“若今”例不仅仅是一个训诂术语,而且是一种具体的训诂方法——比况例释法。

检索《周礼注疏》,得郑注“若今”例116条。下面就“若今”例类属、“若今”例被释语与释语之间的关系等作一些探讨性的研究。

一、郑注“若今”例类属划分

我的硕士论文曾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周礼》郑注中116条“若今”例进行了逐一疏证,结果发现:郑注“若今”例往往不是解说某个单纯的名物词,而更多的是解释一种制度、一种礼仪、一种风俗、甚至是一个抽象的事类;同样,其解释语也多是一种制度、一种礼仪、一种风俗、一个抽象的事类,采用的是联类举例的办法进行诠释的。例如:

凡邦之事,辟。郑玄注:国有事,王当出,则宫正主禁绝行者,若今时卫士填街辟也。(《周礼·天官·宫正》)

案:辟,辟止,古代帝王出行时,禁止行人以清道。贾公彦疏:“‘若今时卫士填街辟也者。’汉仪:大驾行幸,使卫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备非常也。”皇帝出行,随从人员清道

止行人以护卫,这是古代的一种礼仪制度。这种礼仪制度的执行在周代是隶仆、宫正共同担当的,隶仆是完全的奴隶,而宫正是宫中小官。至于汉代“辟止”则职属“卫士”,汉代卫士是由应该支付徭役而被征募服兵役的老百姓组成的,汉之卫士只相当于周之隶仆。

因而我们不可简单地从单纯语词或概念的角度去研究它,必须首先区分其类,才好辩明“若今”例被释语与释语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里举其大端,把116个“若今”例粗略地分为两大类:

(一)一般单纯名物词类

A) 职官类

这是《周礼》郑注中解说最多的一类。如:

胥——此民给徭役者,若今卫士矣。大府——为王治藏之长,若今司农矣。

B) 器物类

副——步摇 编——假紒 互——悬肉格 纛席——合欢席 羊车——一定张车 ……

C) 符信类

珍圭——竹使符 牙璋——铜虎符 傅别——券书 ……

D) 物产类

千肉——凉州鸡翅 ……

(二)复杂的礼制/事类类

A) 礼仪制度类

(宫正)凡邦之事辟——卫士填街辟 展牲——夕牲 前王而辟——执金吾、下至令尉奉引 ……

B) 司法制度类

(建路鼓)达穷者——上变事击鼓 以邦成弊之一——决事比 议亲之辟——宗室有罪先请是也 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市买为券书以别之讼则按券以正之 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鞠 ……

C) 赋税制度类

币余之赋——商人倍算 其食者四之一——一度支节用

^① 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吴孟复《训诂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收稿日期:2008-02-05

作者简介:张鹏飞(1975—),湖北竹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古汉语词汇、经籍训诂。

余为司农谷 服公事者——吏有复除^① 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十伤二三实除减半 秋献功——计文书断于九月其旧法 ……

D) 历法体制类

太史正岁年以序事——作历日矣 夜时——甲乙至戌(当为戌) ……

E) 其它事类(略)

二、“若今”例被释语与释语之间关系例析

类属既分,关系可明。通过上述两大类的划分之后,我们对“若今”例被释语与释语之间的关系分析就比较清晰可行。其一,对于一般单纯名物词,我们可以从其名实关系等方面去分析。其二,对于复杂的制度、事类训诂我们可以把被释语、释语分别看作两个命题,然后从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考察其对应关系。

(一) 一般名物词的古今变迁关系例析

一般语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名实关系、上下位关系甚至语用修辞等方面。

1. 异名同实。

互,若今屠家悬肉格。(《周礼·地官·牛人》)

互,本指龟鳖等甲壳类动物。《周礼·地官·掌唇》:“掌斂互物、蜃物。”郑玄注:“互物,蚌蛤之属。”引申指放物的格架(案:或为平放的网状盛物器,其状如龟甲;或为交互系绑直立起来的架子);相互。格,度格。凡书架、食架皆曰格。郑注“悬肉格”则指竖立的挂肉的架子。同是挂肉的架子,周称之为“互”、汉称之为“悬肉格”,同实而异名。

舟——若今时承盘。(《周礼·春官·司尊彝》)

“舟”有二义:(1)交通工具“船”;(2)祭祀礼器“盥(槃)”。详见张鹏飞拙作《借助古注探求语源二则——以〈周礼〉郑注为例》一文,载《语言研究》2005年12月。此处舟、盥作为礼器,异名而同实。

小宰——若今御史中丞。(《周礼·天官·小宰》)

小宰是相对于大宰而言的,用今天的话说:大宰是正职,统领一切;小宰是副职,辅佐大宰。小宰职分内外:内掌“王宫之政令,宫之纠禁”,外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执邦之九贡、九赋、九式之贰,以均财节邦用。”汉代的御史中丞相当于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外“督部刺史”。

2. 上下位关系。

中门——若今宫阙门。(《周礼·天官·阍人》)

周代的“中门”具体指皇宫中隔断内外的那一道门,即郑玄所说的雉门,相对于外、内而言处于中间,外有皋门、库门,内有应门、路门。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外、内不可擅通。汉代的“宫门”、“阙门”浑言之泛指皇宫之门。

可见“中门”是“宫阙门”之下位词。

3. 语用修辞上相通。

六宫——若今称皇后为中宫矣。(《周礼·天官·内宰》)

“六宫”,本指王后及王妃等所居住的六处寝宫,古代皇后的寝宫,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后来代指后宫妇人、后宫嫔妃。“以阴礼教六宫”郑司农云:“阴礼,妇人之礼。六宫,后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郑玄谓:“六宫谓后也。妇人称寝曰宫,宫隐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谓之六宫,若今称皇后为中宫矣。”后郑申先郑之言,说“六宫”代指后宫夫人,并据汉代习俗以证之。

当然,名物词在由古而今的发展中,所表述的概念诸因素多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少有未变者,只是变化的“度”有剧、微之别,对于那些变化较微细者这里不作讨论。

(二) 复杂事类、制度类被释语与释语之间对应关系例析

这一类“若今”例,被释语是一种制度、礼仪、事类、风俗、政策等,释语采用联类举例的办法来说被释语,也必然是一种制度、礼仪、事类、风俗、政策等,被释语与释语——尤其是释语比况部分——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命题,那么二者之间就不再是一个简单概念的名实变迁关系了,而表现为被释语与释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

1. 被释语与释语具有相关性或相似性。如:

胥,十有二人。郑玄注:此民给徭役者,若今卫士矣。胥读如胥,谓其有才知为什长。(《周礼·天官·叙官》)

案:汉代“卫士”是由年满二十三岁、进行了户口登记要向国家支付徭役而被征募服役的老百姓组成;只有“卫士令”才是享有国家俸禄的职官。“胥”与“卫士”不是完全对等的,周代“胥”是小官吏或辅助从事者的统称,恰如郑注“谓其有才知为什长”,汉代“卫士”则是被征召担负守卫的那部分人的通称;郑玄在这里是说“大宰”也率领着十二个像汉代“卫士”一样的从事人员。此处用“若今”例是从事职责相似的角度进行比况的。

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丰年从正,凶荒则损,若今十伤二三,实除减半。(《周礼·地官·司稼》)

案:斂,赋税。自商周以来皆视年成之丰歉(凶)与否,而定征收赋税之标准,一般为“什税一”,即按实物计算收十成缴税一成(这不同于春秋时鲁国的“初税亩”——按实际耕种田亩之数收税)。汉代亦多采用什税一制,但屡有增损,且体恤民情,每遇旱、蝗等灾,则颁诏免除部分赋税,即郑玄所说庄稼十成遭灾达二三成则免税一半。周、汉税额不同但税法相似。

行以肆夏,趋以采芣,谓人君行步以肆夏为节,趋疾于步则以采芣为节,若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鼙为节。(《周礼·春官·大司乐》)

案:“趋”,小步快走。“肆夏”、“采芣”,皆乐名。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步态举止、用不同的音乐伴和,这是古代

① “服公事者”:为公家服事者,谓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
“若今吏有复除”:复除,免除赋役;按宋徐天麟《东轩会要》的考见,西汉“复除”不限地域、对象很广,东汉初仅限于皇帝的故乡。

的仪节要求。孙诒让《正义》云：“东汉时九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祫夏、騶夏）已佚，而有鼓陔者，盖为歌诗以拟礼之奏陔，非周‘陔夏’（祫夏）之遗声也。”击鼓奏乐以节宾，使不失礼，这种仪礼要求周汉相似，但音乐已不同。

2. 被释语与释语约略相等或相当。如：

闲民，谓无事业者，转移为人执事，若今佣赁也。（《周礼·天官·大宰》）

案：“闲民”在周代指未被授田，无常职而受雇于他人，为他人干活以换得生活的那部分自由民；汉代的“佣赁者”正如此，他们有人身自由、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这颇有些像后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佣工人。故而郑玄注引郑众之语用“佣赁者”来解说“闲民”，二者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

典瑞，若今符玺郎。（《周礼·春官·叙官》）

案：瑞，玉器，用於封爵、用作符信、用於祭祀等；典瑞，掌管保藏各种玉器的官。汉代，符玺郎是符节令的属官，凡遣使，掌授符节。周代“典瑞”与汉代“符玺郎”执掌相当，故郑玄比况释之。

岁终则令群吏致事，使赍岁尽文书来至，若今上计。（《周礼·天官·叙官》）

案：“（小宰）赞冢宰受岁会，岁终则令群吏致事。”郑玄注：“使赍岁尽文书来至，若今上计。”贾公彦疏：“岁计曰会，言冢宰则据百官总焉，谓助冢宰受一岁之计。云岁终则令群吏致事者，谓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状将来考之故也。”“岁会”，相当于年终统计，每年岁末各地按户口、田亩统计钱粮收入，上报国家；“致事”，指地方官吏报告功过情况的文书，相当于今天的述职报告。上计：地方官于年终将境内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遣吏逐级上报，奏呈朝廷，借资考绩，谓之上计；负责上计的官吏叫做“上计吏”。周代“岁会”、“致事”的内容与汉代“上计”相当。不过汉代上计细分为日计、月计、岁计。

3. 被释语与释语之间是属种关系或一般与具体关系。如：

官属，谓六官，其属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乐，属大常也。（《周礼·天官·大宰》）

案：“官属”指主要官员的属吏，讲的是分官治事的系统；“太常”，秦称“奉常”，九卿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王莽时，改太常为“秩宗”。太常作为一总领官，其属官众多，此与《周礼》六官之下多分属官相似，故而郑玄注引郑众之语以比况，二者都表现为总与分的属种关系。

量度者，若今处斗斛及丈尺也。（《周礼·地官·司市》）

案：“量”，测量事物容积多少的器皿，引申作动词“测量容积”。“度”，测量长短的工具，引申作动词“测量长短”。《汉书·律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孙诒让《正义》云：“凡郑言‘处’者，多为审察是正之义。”

这里“量度”是统言、是就一般而言，“处斗斛及丈尺”是析言、是就具体而言。

春鸟，蛰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黄雀之属。（《周礼·夏官·罗氏》）

案：“春鸟”在《周礼》文中是泛指，泛指一切在春回大地之时迁来的候鸟、蛰伏活跃起来的留鸟，而不专指某一种鸟。“黄雀”，这里特指楚地所产黄雀，亦作“黄爵”。《太平御览》引郭义恭《广志》云：“黄雀脂肥绝美，江夏、竟陵常给献大官。”（南郡在楚地，与江夏、竟陵比邻。）此举“特称”专名以解“泛称”通名，表现为一般与具体的关系。

三、郑注“若今”例简评

郑玄大量地运用“若今”例，来解说古今变迁了的典制、名物、风俗、事类等，使得“若今”例蔓成了一种有效的训诂方法——比况例释法，即采用打比方的说法、联类举出当代的一个实例来解释前代的典制、名物、风俗、事类等。

《周礼注疏》中与“若今”相当的另外一个术语是“如今”，在郑玄《周礼注》中“如今”例共有33处，两者名虽略异但实质相同。“若今/如今”例，都表明：（1）被释语与释语之间的意义或关系，从周朝到汉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更；（2）周代一官多职掌，汉代则分工细，自周至汉往往不是一一对应，比况解说就是举类似事例进行比照解释。

检读经籍古注，大量采用“若今/如今”例进行解经的首推郑玄。总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a）以今语释古语，明辨古今语词名实变迁

《诗·小雅·采芣》：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笺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邪幅，如今行膝也。徧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b）用汉制解周制，明辨古今制度等的沿革关系。前文例析已备，此不赘述。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面性，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有效的，郑注“若今”例也不例外。《周礼》郑注在比况说解周代制度时也有不少偏误，兹举一二例略加说明：

1. 大府为王治藏之长，若今司农矣。（《周礼·天官·叙官》）

大府：周代掌管财币的机构，为“九府”之一；引申代指掌管财物货币的官。贾公彦疏：“在此者案其职云，掌九贡九赋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贿于诸府之事。”《史记·货殖列传》：“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张守节正义：“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汉代的“司农”沿袭秦代“治粟内史”，亦称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主管农事，又旁及其它，其职责包括储藏、运输、平准、登记田亩等。《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初学记·职官部》：“大府卿，周官也……秦汉以下不置其官，职务所司，分在司农、少府卿。”两相比较，“司农”实际职掌与《周礼》“大

府”的职掌只有部分交叉，而且汉代司农的主要职掌在周官大府中没有对应项，大府的职掌也没有全被司农包含。只用“若今”例比况解说，在此难以合符。而且，周代处于“家天下”的奴隶社会时代，其职官体系是以“王”为中心，主要是为王服务；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职官体系才真正走上“为国”服务的道路。

2. 干肉，若今凉州乌翅。（《周礼·天官·腊人》）

“干肉”即牲脯晾晒干而制成的腊肉。“乌翅”，是汉代凉州的一种土特产，其形状、色味已不可考，清方以智《通雅·饮食》：“乌翅，干脯也。”也许像《周礼疏》所言“云若今凉州乌翅者，解肉干之状也……”我们只能推测说乌翅的形状和色泽与干肉相似，故郑玄联类比况之。惜乎没有其他说明和记载，我们已然很难说清“凉州乌翅”为何许物也！殊不知“古”与“今”是相对而言，随世推移，解说训诂若只用“若今”例而不进一步描述，有些事物在失载之后会留下永久的谜。

3. 馆所以承菹，谓若今筐也。（《周礼·春官·司巫》）

“馆”，郑玄解之作“筐”似有不妥。从修辞互言的角度看“共主以匱，共菹以筐”讲得通；但在语义逻辑上讲不通；《说文解字》匱部：“匱，宗庙盛主器也。”“匡，饮（饭）器，筥也……筐，匡或从竹。”《说文解字》𠔁部：“菹，藉也。”然则“匱”可以盛主，“筐”何以盛席垫（菹）？当然，郑玄的前提是“菹”即“苴”，指祭祀用的白茅，然而白茅虽也是祭祀用品，但主要用于滤酒。《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窃以为杜子春言“馆，神所馆止也”似更合理，“馆”大约相当于后世祭祀所用的“灵屋”。那么“（司巫）祭祀则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馆”就可以理解为：司巫负责在祭祀时共给匱（盛主器）、神主（木主）、道布（新布巾）、菹（席垫）、馆（灵屋）。

四、结 语

社会的发展，必然引起制度、风俗等的变革，作为记载历史变迁的语言文字也与世推移。恰如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所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众多的语文学家们在注释上古经籍的时候，为了让当世之人理解得更明白透彻，多采用“以今释古”的思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制释古制，这是指导语文学家们从事训诂的方法论。

“若今/如今”例，不单是一个简单的训诂术语，而是一种高效的训诂方法——比况例释法，即采用打比方的说法、联类举出当代的一个实例来解释前代的典制、名物、风俗、事类等。它隶属于“以今释古”训诂方法论，有效地明辨了复杂制度、风俗、事类的历史变迁，推明古今、廓清源流。这种训诂方法不同于形训、义训、声训和境训，后四者一般是对单个语词/概念（单音节/多音节）等内容进行诠释，反映的是前后基本一致、古今基本对等的语义发展关系；而“比况例释法”则多是对典制、名物、风俗、事类等整体的诠释，它反映的是一个概念、甚至一个命题在古今隔代中的历时变迁关系，它不仅表现在概念的名实变迁中，还表现在此命题与彼命题整体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上。

郑玄，立足古文学、兼采今文学、旁涉纬学，吸纳先贤前辈诸如杜子春、郑众等人解经的成果，成一家之言，使得《周礼注》成为中国“周礼学”的第一次大总结。他大量使用“若今/如今”例去训释古语、古制度/风俗，可以说他是一个创训诂体例的人，后代“以今释古”几乎都可以在郑玄的注疏中找到源头。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罗积勇教授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The “*Ruo jin*” Case Studies on Zheng Xuan’s Commentary of *Zhouli*.

ZHANG Peng-fei

Abstract: Zheng Xuan’s Commentary of *Zhouli* uses a large number of The “*Ruo jin*” Case, to illustrat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things and their names, the custom, the matters and so on, all of that had changed from Zhou dynasty to Han dynasty. Under the methodology “*yi jin shi gu*” that means that using the new words explain the old words. “*Ruo jin*” case has effectively cleaned up th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changes of the concept’s name and reality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he disordered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ained word and the explaining wor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it became one specific explanatory method—the means to explain by metaphor and example.

Key words: *Zhouli* commentary *Ruo jin* case explanatory method

（责任编辑：刘兵）